

第四章 都督与总长

“现在最迫切的争执不是满清政府，或是革命党，或是上海总商会，谁来代表上海租界的中国百姓；现在最迫切的争执是，江苏都督，江北都督，还是沪军都督，谁来代表革命党。”

听完容定叙述上海总商会向领事团请愿的经过，沪军都督府外交总长伍廷芳放下嘴里木纹美丽的烟斗，苦笑一声回答。

伍廷芳现年69岁，在这个平均寿命不到55岁的国度里，绝大多数男性活到他这个年龄时都已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晒太阳、逗孙子孙女玩耍，整天弯腰曲背地斜躺在垫得厚实的躺椅里，松懈发疼的关节，而不是像他现在那样，硬化的动脉还在为天下的嘈杂喧闹而继续躁动。

坐在书房臂椅里的伍廷芳，膝盖盖着苏格兰花格毛毯，脚腕脚底尽量靠近壁炉的铁围栏，以便帮助那里的血液保持循环流畅。他戴着黑呢蓝绒顶的瓜皮帽，遮住了一头银发，岭南人黝黑的脸色像老树皮那样斑斑驳驳，瘦削的脸庞双颧高耸，细疏的长眉下双目镇定有神，显出没有跟身躯一起衰老的刚强心智。

书房位于这栋英国都铎式双层洋房的二楼东南角，窗户很小，在冬天没有太阳的日子里，外面还是白天，屋里却是黄昏。书房靠近壁炉的这一边布置得像会客室，放着四把印度印花布作椅套的臂椅和一张矮茶几。墙上糊着暗红色图案的墙纸，刚好跟摆满三边墙前的红木书橱一个色调。没有被书橱盖没的那一边墙上，挂着老上司李鸿章手书的一幅对联。书房里唯一鲜艳夺目的是壁炉台上的那架白底金边红花珐琅瓷台钟，它是伍廷芳当大清驻美日秘大使时，美国国务卿舍曼代表麦金莱总统赠送的礼物。

伍廷芳跟容定是英国林肯律师学院 (Lincoln's Inn) 的前后校友。英国的法律专业制度是这样规定的：在某大学取得法律学学位后成为一个可以在中级法院以下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然而，这样的律师没有资格出席中级法院以上的法庭。为了出席更高一级的法庭，必须在四所特定的律师学院继续深造，通过大英国家级“吧”考试 (Bar Exam)，方能成为在施行英国通用法律的全球任何地区的最高等法院都有出庭资格的大律师 (Barrister)。这四所特定的律师学院为林肯律师学院，中殿律师学院，内殿律师学院，以及格雷律师学院。伦敦大学毕业的伍廷芳跟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毕业的容定，经林肯律师学院通过大英国家级“吧”考试，前后相差三十年，但是具备这种资历的华人在那个时代实在稀有，所以两人关系密切。

因为“稀有”，再加上伍廷芳被满清延揽去和法部大臣沈家本一齐修定中国的第一部现代法律《大清六法全书》，所以兼具为中国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物色人才的伍廷芳对几个具备同等资历的华人特别关注。这几个华人，包括伍廷芳本人在内，具体的资历是这样的：伍廷芳，祖籍广东新会，林肯律师学院毕业后在香港当上第一个华人执业律师，成为第一个华人太平绅士（治安法官），第一个华人非官守议员，因为不堪英国上层冷落，应李鸿章邀请，离开香港，北上担任显赫的满清法律修订大臣和外交官，前年退休上海，上海弃清独立后，加入革命；陈贻范，江苏吴县人，从林肯律师学院取得大英大律师资格后，加入大清驻英国公使馆，官至公使馆代办，上海弃清独立时闲居上海；刁作谦，广东兴宁人，从中殿 (middle temple) 律师学院考取大律师资格后，回到中国获法科进士，一直在清廷的学部、外交部当官；罗文干，广东番禺人，从内殿 (inner temple) 律师学院考取大律师资格后，回到中国获法科进士，在京师大学堂当教授；林行规，浙江瑾县人，从林肯律师学院取得大律师资格后，加入林肯思皇家律师事务所，留在英国当执业律师；容定，浙江绍兴人，从林肯律师学院取得大律师资格后，回到中国获法科进士，同时在上海公共租界加入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不难看出，容定是上述这些人里唯一正在中国的疆土上干

本行的执业律师。

为了这个原因，容定被上海总商会推出当代表中的代表，向驻沪领事团请愿，结果遭遇挫折。

“今天的请愿结果真是很糟。”容定理了理脖子上的领结。

“不，你迈开了重要的第一步，挑战会审公廨里的领事裁判权。亚力山大，你是一个出色的律师。”

“今天我要是代表一个有官方授权的机构去交涉，情况就不一样了。”

“会审公廨的权利，我们迟早要收回的。今天你是去谈判会审公廨里的领事裁判权，将来我们还要谈判会审公廨外的领事裁判权。”

“伍公，您能不能设计一个官方的立场，让我可以师出有名？”

伍廷芳没有立即回答。他重新点燃烟斗里掺和白兰地的菲律宾烟丝，吸了几口。烟草的芳香弥漫空间。然后，他引用了一句古罗马诗人卢卡努斯的史诗《法尔萨利亚》中的拉丁文诗句：

“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不能做，因为 PLUS QUAM CIVILIA BELLA。”

容定听懂那句话的意思是战争打到家庭内部来了。

“伍公，发生什么事了？”

“有好事，也有坏事。表面看，孙文博士10天以内就要到达上海，上岸后，孙博士要组织国家一级的政府，要求世界各国承认，已经内定我担任司法总长。3天后，我还要当总代表和满清的唐绍仪先生谈判，这个谈判是得到西方各国支持的，如果和谈顺利，内战结束，到那个时候，再跟领事团办交涉就名正言顺了。这是好事，对吗？但是，中国人的事情，往往是表面辉煌好看，里头一团败絮。革命党跟清廷谈判，希望结束分裂，国家统一，但是革命党内部，特别是江苏上海的革命党，最近就很不统一。”

说到这里，伍廷芳露出鄙夷的脸色。

他把两封信递给容定，“亚力山大，看看这个。”

容定看到的是两封抗议信。第一封是革命军江北都督蒋雁行抗议江苏都督程德全越权干涉发生在江苏北部山阳县的一件命案，这封信由程德全转寄给伍廷芳，要求伍出面调停。第二封信是沪军都督陈其美抗议江北都督蒋雁行包揽山阳县的那件命案，因为那件命案牵涉到革命团体“南社”的成员，理应由革命同志决策破案，而原先都是满清旧吏的蒋雁行、程德全没有资格处理此案的，这封信由蒋雁行转给伍廷芳，要求伍出面调停。

“这是件什么命案？”容定看完信后问。

“详情正在调查。我初步得到的报告是山阳县的原县令加入革命，和同盟会派到山阳县的革命党领袖发生冲突，结果革命党领袖死了。怎么死的？并不清楚。江北都督蒋雁行认为山阳县在他的地盘，出了事，应该归他管。江苏都督程德全认为他原是江苏巡抚，山阳县出了命案，根据惯例，应该归他管。沪军都督陈其美要管这件命案，理由在第二封信上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亚力山大，革命党内部这么司法权限不明，难怪英国总领事法磊斯会用代表权不明为由，拒绝你们的请愿。”

“伍公，你觉得有把握调停这件纠纷吗？”

“司法必须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这件命案，无论发生在什么地点，发生在什么人身上，任何行政机构都无权插手。我是即将上任的司法总长，我希望，通过这件命案，建立一个用现代法律审判的实际例子，向西方列强展示，革命后的共和政体，在司法上正在跟上现代通用的法律法规法制，从而为将来谈判结束领事裁判权作铺垫，最终像日本那样，达到结束领事裁判权的目的。”

伍廷芳的脸在壁炉炉火的映照里焕发着兴奋的红光，他间断地吸着烟斗。

“亚力山大，我为南北和谈的事，最近很忙，顾不上这件命案的事。我已经发电报给林行规同学，请他停止在伦敦的律师业务，回中国来帮我。”

“他会回来吗？”容定脑海里浮起一张稚气十足不到30岁的脸。

伍廷芳喜形于色地点点头。这时，伍廷芳的会讲英语的粤籍仆人托着银盘走进书房，送上一封信，容定觉得伍廷芳要处理别的事情，自己不便逗留，想起身告退，却被伍廷芳拦住。“等一下，让我看完这封信你再走。”

伍廷芳看完信，脸上的喜色顿消。

“真糟糕，山阳县令逃离山阳，失踪了！这件命案很快会上报刊头条，亚力山大，南北和谈其间里你能帮我留意一下这件命案的发展吗？”

容定点头表示愿意帮忙，尽管这件事来的很突然。容定本来是因为向领事团请愿碰壁跑来向学长求援，想不到求援未果，倒是揽上了一件不明不白的命案。

信的内容扫去伍廷芳继续交谈的兴致，他放下烟斗，站起身来，于是，容定便知趣地告退了。

如果说，山阳县令失踪的消息引起现任外交总长、未来司法总长伍廷芳的烦恼，那么，这则消息给正在沪军都督府里办公的都督陈其美，引起的却是无比愤怒。

沪军都督府里的人都热爱共和政体，但究竟是哪一种共和政体呢？在渐渐安定下来的环境里，都督府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派别，一种派别主张革命恐怖，一种派别主张宽容和解。恐怖派认为不跟共和政体合作的满清旧吏，都是共和的敌人，必须毫不留情、坚决镇压。宽容派认为作为胜利者理应宽恕失败者，共和政体将用仁慈公平的面貌，感化失败者，使失败者接受失败，最终加入共和政体。

恐怖和宽容这两派，分别以两个人为代表，这两个人都有过人的智慧、傲人的成就、和领袖的魅力，一个是军人代表都督陈其美，一个是文人代表伍廷芳。这两个人的分歧如此深刻，都督陈其美事事着眼于如何防范清廷反扑、如何保护革命政权，总长伍廷芳处处规划如何建设共和、使中国最终和列强平起平坐。这两个人的性格如此不同：都督陈其美犹如一团永不减弱的烈火，轰轰烈烈，漫山遍野，烧尽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草木；总长伍廷芳却像一泓清澈见底的秋水，轻抚细泻，波澜不惊，洗净蘸在生物身上的一切污泥，归还

生物原来的美貌。这两个人的分歧在沪军都督府里人人皆知，但是到目前为止，由于太多的问题需要共同解决，两人在沪军都督府里依然合作无间，谁也不会想到，发生在千里之外山阳县的一件命案，使两人或两派的分歧，好像锅炉里的水碰到火，化成高压高温的蒸汽，破锅而出！

就在伍廷芳得知山阳县令失踪的时候，陈其美在沪军都督府里收到了内容相同的报告。

都督办公室府设在上海南市的前城厢自治公所里。城厢自治公所是两年前，也就是1909年，满清政府仿效西方城镇自治的模式，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后，由租界外的华人社会名流得到官方认可办起的城市管理机构。上海弃清独立后，城厢自治公所改名为上海市政厅。它是一幢青色琉璃瓦屋顶、红色砖墙、外貌看似中国衙门，内部布局颇具西方格调的两层建筑。从高畅的大门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挂着卫生科、学务科等六个科室的招牌。登上二楼，往左拐，第一间是财政总长沈缙云的办公室，第二间是民政总长李平书的办公室；往右拐，第一间是军法司长蔡寅的办公室，第二间是都督陈其美的办公室。

陈其美的办公室坐北朝南，非常宽敞，墙上挂满军事地图、一面红底黑杠的十八星旗、和一幅革命元老章太炎用篆书写的“革命军”三个大字的横联。红木的书桌上放着中式文房四宝、西式纸笔、精美茶具、和一盏戴墨绿玻璃罩子的枱灯，在这个电灯还不普及的时代显得很时髦。一身西服便装的陈其美正在办公室里和军法司长蔡寅讨论山阳县的那件命案。

“山阳县令失踪，江北都督蒋雁行要负全部责任。要不是蒋雁行捣乱，不让我们去抓人，这个山阳县令早在上海受审正法了！改天孙博士到上海，我头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告状！”陈其美的手紧紧握住皮靠椅的双臂，手指尖发白，虎口和姆指成直角。冬天惨淡的日光从格子窗口泻入，照着他的水晶眼镜，镜片后怒火燃烧的目光，旺盛程度远远超过椅

子旁的铜火盆里的炭火。

“山阳县令和被害的革命同志都有军职，我觉得这件案子可按军法处置，”军法司长蔡寅说。

蔡寅，江苏吴江人，比陈其美大四岁，跟后者是留日同学。蔡寅是都督府恐怖派里的稳健派，讲究用周全的办法去做过激的事情。

“既然可按军法处置，你马上筹组军事法庭。你当法庭庭长好了，抓到山阳县令后，立刻开庭。”陈其美当场拍板，然后又问，“对了，想想看，谁可以当副庭长？”

“伍总长即将担任司法总长，这件事是不是需要跟他打个招呼？”

“万万不可，伍廷芳这个老头，麻木不仁，根本不晓得革命的十万火急，整天沉浸在按步就班里，事情到了他那里，就像钟里抽去发条，一切停摆！你放手去做，一定比他做得好！”

对于伍廷芳，蔡寅有类似的看法。他觉得那个老人仿佛沉浸在无边宁静的万物之中，只关心花鸟星辰，对正在发生的电闪雷鸣毫无感觉。

“英士（陈其美的号），我是这么想的，军事法庭至少需三人组成，一人当庭长，两人当副庭长。为了做到既公正又专业，副庭长必须是专业法律人士，不能有明显的政治倾向。”

“按照这样的标准，如果你有人选，最好。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选，只要是专业人士就可以！”

“容定行吗？”

“他是名律师，没有派别，资历学历够格，可以。不过，容定是留英的，再选一个留日的比较好，跟我们说得来。”

“金泯澜呢？”

“我不知道这个人，你介绍一下。”

“金泯澜是绍兴人，毕业于日本大学法律高等专科。回国后，考得法科举人，曾任法部主事，宁波地方审判厅长，浙江公立政法学堂总教习。”

“听起来这个人很有经验，可以当副庭长。”

“此外，我还有两个候补人选，许继祥和狄梁青，他们没有留过洋，但是都上过国内学堂，现在军法司办公。万一容定或金泯澜当不成副庭长，他们可以顶上来。”

陈其美点点头，他很欣赏蔡寅思虑周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过，这两位资历是不够的。

“这两位没有留过洋，当候补可以，希望不要发生真的需要他们顶上去的场面。军事法庭的事情，就谈到这里。现在，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这个山阳县令会逃到什么地方去？他会不会逃到日本去？”

“逃往日本的道路有两条，要么是北上经天津过海，要么是南下经上海过海。根据我的初步瞭解，这个山阳县令名叫姚荣泽，安徽人。出事后，山阳县通往北方的道路已经被江北都督蒋雁行封锁，他不可能北上去天津。在安徽家乡，安徽都督柏文蔚已对他发出通缉令，所以他不可能回家乡。在上海，我已经在各处码头、各国轮船公司张贴公文，辑拿姚荣泽，风声很紧，他不可能南下上海，自投罗网。所以，我的判断是他没有逃远，仍旧藏在江苏某个地方。”

“江苏这么大，除了山阳县，他会在哪里？”

“江苏的三大都督，你，程德全，蒋雁行，都要抓他。所以，他逃去的地方一定是你们三位目前都管不到的地方。”

陈其美如同在黑夜中航行，看到了灯塔的光芒。

“青纯（蔡寅的号），你一语惊醒梦中人。江苏全境，除了我们三大都督外，还有两个府归当地民政长管辖，它们是扬州、南通。我们应该派人去那两个地方打听。”

“我已经派人去了，估计很快就。。。”

笃笃笃，蔡寅的话被一阵急切的敲门声打断。

“进来！”陈其美高声命令。

一个二十来岁的矮个斯文小伙子应声开门进来。他穿着绸面絮棉长袍，既不像市政厅的工作人员看到上司那么恭敬，也不像民间人士看到长官那么侷促不安。

“姑父，我上楼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你在都督办公室里，所以我就直奔这里来了。”

“坐吧。”陈其美指着一把放锦垫的红木椅子对小伙子说。

小伙子名叫柳亚子，蔡寅是他二姑妈的丈夫，后来二姑妈去世，蔡寅另娶，但是跟柳家继续保持翁婿关系，所以柳亚子仍叫他姑父，这叫做“真姑父，假姑妈”。柳亚子和蔡寅虽有辈分和年龄的差别，但是志同道合，一起加入章炳麟的“爱国学社”，一齐组织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柳亚子奉蔡寅的命令去打听失踪的山阳县令下落，现在他回来报告结果。

“都督，姑父，我找到姚荣泽啦！他在南通！”

“张察在庇护他！？”都督问。

柳亚子狠很地点头。

“消息靠得住吗？”姑父问。

柳亚子再次狠很地点头。接着，他把离开上海赴苏北打听到的消息绘声绘色地告诉陈其美和蔡寅。

柳亚子是沪军都督府外的恐怖派里的激进派。得到姑父蔡寅的命令后，他立即赴苏北寻找失踪的山阳县令，既为了公仇，也为了私谊，因为在山阳县死去的两位革命党人曾经加入“南社”，所以他们既是同志，也是诗友。

柳亚子从镇江渡过长江后，路途并不顺利。因为名义上的内战还在进行，陆上旅行需要通行证。凭着姑父蔡寅发给他的沪军都督府通行证，遇到同盟会员当家的关卡时，通行无阻，而且还有好酒好肉招待；遇到江北都督部下当家的关卡时，便会受到百般盘查，

把他当成满清的情报嫌疑犯来看待。有次为了绕过不友好的大路关卡，柳亚子雇的马车在小路上狼狈翻车，于是这位南国的年轻书生在苏北冰封的泥地上，留下了擦破手掌和膝盖的血迹。

柳亚子说到这时，伸出手掌，让都督和姑父看刚结疤的伤痕。然而，两位听众却用目光示意他快点讲下去。

因为不知道失踪的山阳县令容貌长得怎么样，遵照蔡寅的指示，柳亚子先到山阳县找了一个同盟会会员，请他陪自己一齐去扬州和南通。路上，柳亚子从那位会员口里瞭解了这件命案的惨况。

他们在扬州逗留五天，从热闹的瘦西湖到幽静的天宁寺，一无所获。

然後到了南通，第二天，他们便发现了山阳县令姚荣泽的踪影。

“听说南通光孝塔很热闹，我们第一天就去了光孝塔。运气来了，又碰到一位同盟会熟人，他告诉我们郊外白蒲镇上来了一个外地的豪客，安徽口音，出手大方，很引人注意。我们连夜赶往白蒲镇，第二天中午果然在‘三香斋’酒坊看到了那个姚荣泽！看他带着两个跟班，从容喝酒的样子，一点不像逃亡的通缉犯，真是气死人！”

“他发现你们没有？”都督焦急地问。

“肯定没有。‘三香斋’里客人很多，我们也坐下喝酒，直到他们喝完酒离开酒坊。然后，我们远远地跟着他们，看到他们走进一处门前有精美石雕的大宅，再也没有出来。我的同盟会向导假装问路，打听到那家大宅是南通民政总长张察的私邸。”

“后来，你们就离开了？”姑父担心地问。

“不，我留下那两个同盟会同志，看住那个大宅子，我自己回上海来报信。如果在此其间，姚荣泽离开南通白蒲镇，那两个同志会跟住他，同时发电报通知我。”

“他们带的盘缠够吗？”

“我把身上300两银票都给他们了。”

“干得好！”都督向柳亚子翘起大姆指，又对蔡寅说：“青纯（蔡寅的号），你马上派10个便衣队过江到白蒲镇去，会合那两个同盟会同志，一齐盯住姚荣泽。然后，替我拟一份电报给张察，告诉他姚荣泽是通缉要犯，责令他把姚荣泽看管好，沪军都督府马上派人去提拿姚荣泽到上海受审。”

“如果张察不理我们呢？”蔡寅问。

“等孙博士到上海，让孙博士出面命令张察交出姚荣泽。”陈其美说着摊开双手。

“这样恐怕会拖上一段时间。孙博士太忙，又要指导南北和谈，又要组织新政府，短期内顾不上这种命案的事。”

“不行，”柳亚子突然很激动地插嘴。“都督，姑父，夜长梦多，南通是张察的地盘，他真想庇护姚荣泽的话，你们派再多的便衣队，也挡不住张察把姚荣泽护送出境，藏到另一个地方去。让姚荣泽再次失踪，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为周式、阮实两位烈士的五脏六肺报仇雪恨？”

“五脏六肺？小柳，我不懂你在说什么？”都督困惑地问。

“同盟会同志告诉我，姚荣泽指使杀人时。。。把周式、阮实的五脏六肺都挖出来了！这等残忍！这等野蛮！革命胜利了，我们革命党人还要忍受这种奇耻大辱？。。”柳亚子双眼奔出泪花。他边说边用手擦泪，“放走姚荣泽，就是给共和添祸。都督，姑父，你们不能手下留情啊！”

陈其美的脸上，愤怒的火光从双目扩展到五官。他站起来，抓起办公桌上的一把青花细瓷茶壶，狠命地朝地下摔去。破碎的瓷片、湿濡濡的茶叶、黄绿色的茶水，溅满柚木地板，蘸湿了三人的裤管，没有摔碎的茶壶盖在原地滴溜溜转了好几圈，才安静地躺下。

“剖腹挖心？！这是从前徐锡麟烈士谋刺满清安徽巡抚不成受到的酷刑，想不到，革命胜利后，一个小小山阳县令竟敢对革命党人下同样辣手，这是做给所有革命党人看吗？姚荣泽，我跟你没完！”

“英士，您别激动。要抓姚荣泽，先要搞定张察。张察是末代状元公张謇的三哥，在南通和张謇一齐办了很多实业，很有人脉。革命时被公推为南通军政府民政总长兼民军总司令，要他听我们的，恐怕先要跟状元公打好招呼。。”蔡寅边说边掏手帕擦干裤管上的茶水。

“这样太慢！”陈其美霍地走到墙上一张标明南通、崇明、吴淞口三处构成长江出海口的地图面前，上下打量一番，然后对蔡寅说：

“传我的命令：第一，10人便衣队照派。第二，‘江扬号’、‘江威号’立刻升火开往吴淞口。第三，向张察发电报，限他三天内将姚荣泽押到上海。如不照办，三天後，‘江扬号’、‘江威号’给我渡江炮轰南通！”